

华夏自选文丛

朱路明小说集

朱路明／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华夏自选文丛

朱路明小说集

朱路明／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路明小说集/朱路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1
(华夏自选文丛)

ISBN 7-5034-1306-9

I. 朱… II. 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80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省高青县森尼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50

字 数: 285 千字

印 数: 1-1100 册 插页: 2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18 元 (共 10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内 容 简 介

这部小说集，以改革开放的一个县、市交通事业蓬勃发展为背景，具体描写了在公路建养事业上，干部职工呕心沥血、舍生忘死的英雄模范事迹，展现了养路工的风采。同时，作品深刻的展示了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但也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丑陋现象。

作品选材广泛，视角独特，艺术手法多样。在表现时代、社会、人物、其曲折的故事、生动的场景、鲜明的形象和个性、人物多方面，无不展示了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功力。

目 录

一、修车·····	(1)
二、买票·····	(3)
三、雨·····	(4)
四、雨夜·····	(6)
五、送礼·····	(9)
六、雨，淅淅沥沥·····	(11)
七、一块双狮表·····	(13)
八、养路工（一）·····	(16)
九、断道纸·····	(22)
十、破镜·····	(25)
十一、押牌九·····	(41)
十二、养路工（二）·····	(46)
十三、养路班长（一）·····	(50)
十四、养路班长（二）·····	(56)
十五、不懈耕耘的“老黄牛”·····	(63)
十六、工区主任·····	(66)
十七、工区书记·····	(71)
十八、养路工参军·····	(74)
十九、雪·····	(81)
二十、偷电贼·····	(83)

二十一、兴隆饭店	(86)
二十二、雪天和雾天	(88)
二十三、养毛衫	(90)
二十四、会计员	(92)
二十五、彩色的路	(97)
二十六、重用	(100)
二十七、养路工接女友	(105)
二十八、买李子	(108)
二十九、雪路	(111)
三十、青山岭道班	(114)
三十一、婚恋中的友谊	(118)
三十二、秘书忙	(121)
三十三、王建坡	(123)
三十四、检查	(127)
三十五、去舞厅	(130)
三十六、英雄	(133)
三十七、庙会	(136)
三十八、白色连衣裙	(139)
三十九、县长的父亲	(141)
四十、十字路口	(144)
四十一、晚霞	(147)
四十二、第二次握手	(150)
四十三、汇报	(153)
四十四、诗人	(155)
四十五、下岗	(158)
四十六、县委书记	(160)

四十七、常回家看看	(162)
四十八、余热	(164)
四十九、开发荒山	(166)
五十、风雨中的工区领导	(168)
五十一、下岗女工	(170)
五十二、一盒“金玉兰”烟	(173)
五十三、爱好文学的杨全	(176)
五十四、扶贫	(178)
五十五、夜路	(181)
五十六、捐款	(184)
五十七、理解	(186)
五十八、时间	(188)
五十九、县城夜路	(190)
六十、春天	(192)
六十一、秋天	(194)
六十二、离婚	(196)
六十三、雨伞	(198)
六十四、希望	(200)
六十五、雨中情	(202)
六十六、交通局长	(205)
六十七、待客	(208)
六十八、还帐	(210)
六十九、小巧姑娘	(213)
七十、王亚军	(215)
七十一、杨金环	(218)
七十二、孝顺的儿子和媳妇	(223)

七十三、光明信用社·····	(225)
七十四、百货大楼的意见本·····	(228)
七十五、打工妹·····	(230)
七十六、在列车上·····	(233)
七十七、考勤表·····	(235)
七十八、送礼·····	(237)
七十九、雪夜·····	(239)
八十、礼品·····	(242)
八十一、珍妮发廊·····	(245)
八十二、一双皮鞋·····	(248)
八十三、他的确变了心·····	(251)
八十四、养路工精神·····	(253)
八十五、强盗·····	(255)
八十六、包工头·····	(257)
八十七、谢花·····	(269)
八十八、开庭·····	(261)
八十九、退休养路工王国强·····	(263)
九十、养路工与县长的秘书·····	(273)
九十一、高岭道班·····	(299)
九十二、不图名利的王云生·····	(320)
九十三、护路硬汉孙冠山·····	(327)
九十四、一朵朴素的花在开放·····	(329)

修 车

“师傅，麻烦您修修车子。”

听口音是个“外马”，而且是个女的。好机会，刮刮她。

哪儿坏了？他问。她说：“好几个地方！”他接过车子，支上车，蹬着脚踏转了几圈，煞有介事地检查起来，哦！大拐动了，后轱辘拢了，前胎没气了，肯定扎胎了。

其实呢，只是补补胎，用锤子砸砸拐钉，用扳子把外边的螺丝拧紧即可，充其量二元的生意。他跟师傅学的手艺不怎么样。但这一“绝技”掌握的快而准！不这样是赚不了钱的。

“师傅您尽快给我修好，我买点东西回来再取。”小姑娘挺有礼貌的。

“师傅车子修好没有？”二个小时后，那小姑娘来了。

“修好了，骑吧，保证没有毛病了。”

“多少钱？”

“八元五角。”

霎时，他发现她连连地盯着他，两只眼里各蹦出一个“！”，稚气的脸上流露出惊喜之色，她不再说话，愣了一会儿，眨眨眨眼，慢慢地掏出一张大团结递给他。

他找了她二元，并说：“少要五角钱，就算我帮你的忙吧。”

“那太谢谢您了。”小姑娘的脸上一下子又流露出感激的目光，默默地走去了。

他心头一震，脸上热辣辣的，这是第三次，以前在师傅那也

见过这种情景，他几夜没有睡觉，他问师傅，这样做是不是太没良心，师傅告诉他不能心软。不丧良心赚不了钱，可他……

晌午，他正收拾东西准备走。

“师傅你找差钱了……”那小姑娘又匆匆忙忙跑过来了。他想，这下可麻烦了。

“什么搞错了。难道少找给她钱了？”心里嘀咕，就二元钱，而且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钱……

“不是，你多找给一元钱。”

“应该给二元，你却给了三元钱。”

“唉！一元钱小意思你就花了吧！”

“不，我不能白要你的钱。”

望着这小姑娘，他心里直扑腾，多么善良诚实的孩子呀！好比一张纸白白的，她的心灵未遭到任何污染，那还是一颗美丽、纯洁的心灵呀！他立刻拿出多赚的六元五角欲退给她……

“师傅，你不用这样感谢我，再见！她转身走了。

“这是你修车的钱……”他赶去了。

“那是你应该得的修理费。”

“应该”得的？他心里总觉得不是味。

要手艺的人，不能连良心、人格一齐黑了。他将手里的六元五角钱攥得紧紧的，匆匆地向她赶去。

买 票

昨天接到廊坊外甥拍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危，要我速去。

今早八点，我心急火燎赶到保定火车站，一看窗口，排着两行长长的队伍，约有三四十人，看来，排队购票肯定赶不上八点一刻开往秦皇岛的直快了。

这时我想到了口袋里的记者证，忙掏出拿在手上，急速靠拢窗口。

“干嘛不排队？”这时人群中有人责问。

“到后面排队去！”

“就是嘛！我们都排了半个多小时了！”

“……”

我不敢看责问的人们，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正当我左右为难时，一个声音替我解了围：“人家是记者，可能有采访任务，记者优先购票是有明文规定的，请大家让一下！”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满含钦慕。但我确浑身不自在，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雨

风怒吼着，似野马脱缰，裹着无数条雨鞭，愤怒地抽打下来。

柏油路上，溅起的雨水，变成了白蒙蒙的雨雾。我穿着雨衣，因为没有纽扣，一手攥着两个衣襟，一手推着自行车，拼命加快着脚步。无情的雨水还是把我的袖口、胸前、膝盖下淋得湿漉漉的。我这八十多公斤的体重越加显得笨重。

路上的行人似乎朝一个目标飞奔。我家离上班单位六公里，平素骑自行车不慌不忙三十分钟。

我真庆幸，带了雨衣，要来辆大卡车或客货两用车把自行车和人一同拉着那该多好啊！我走着，想着……

“笛……笛”身后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汽车喇叭声。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侧身往路边一闪，此时我笑了。我想，真幸运，遭难时有人救，活该不挨雨淋，霎时对司机产生好感，仿佛司机为接我而来的，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前高大了。我立刻朝司机喊：“喂！师傅帮帮忙！”

司机转动着方向盘，柏油路上的雨水被轱辘涌起两道水沟。

当听到我的声音，就一个刹车，恰好停在我的左侧。

“嗯……”在这人推车门的刹那，我看清了是一张英俊稚气的脸，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挺精神的小伙子。

我点着头微笑着解释着：“师傅是这样，刚下班出了县城，可这鬼天气，唉……能否让我坐一下车？”

小伙子瞄了一下，看见我湿漉漉的身子，厌烦地说：“哎，怎么让你坐？一让你坐会把座位弄湿，二你又有自行车……？”小伙子没说完，就摇了摇头。我一听，知道小伙子不肯让我坐，我不由得朝客货两用车的车厢望去，车厢空空的，尽管雨柱击打着车厢……只听小伙子“嘿”了一声，脚踩离合器，挂上档，汽车马达嗡嗡隆隆响起来，他扶着方向盘，笛笛鸣了两声喇叭。我的目光从车厢移到小伙子的脸上，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小伙子挥了挥手，礼貌地朝我“对不起”一声，咣当一声把门关上。汽车离弦之箭一般飞去了。

我望着汽车的背影，眨巴了眨巴两眼，苦笑了一声，抬动了脚步。

“哎！”我正要走，眼睛瞧见一个扳子，那扳子被雨水浇着，显得锃亮。我赶紧蹲下身，拾起了扳子。

我猜想是小伙子推车门时掉下的扳子，当时我想，反正你得找我说好话……。

正当我疑问时，只见小伙子开着车已停在我面前，推开车门跳下车，露出讨好的神情，眼盯着我手中的扳子说：“大哥，这扳子……”

“哦！”我有意伸了伸手中的扳子，目光正视着小伙子。

“这扳子，是……，嗯……我掉下的……”小伙子见我也着他，头不由低下去，那只想接扳子的手晃动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我看他的神情，心里觉得有亏、内疚，但百倍希望早日归还他的扳子。

我郑重地说：“小伙子，给你扳子。”他两眼愣愣的盯着我，双手接过扳子，说了两声谢谢！谢谢！

大雨更加凶猛地倾泻着，雨衣上，那毕剥的雨滴声更响了。

雨 夜

风猛烈地摇曳着窗外的那棵白杨树，雨点也越来越紧地敲打着窗上的玻璃，发出“噼啪噼……”的响声，屋内的挂钟也凑热闹地咣咣咣……敲打了十一下。

王权翻了个身，从被窝里伸出一只大手顺墙边摸着，妻子也翻身坐起来，攥着尼绒绳一拽，顿时耀眼的灯光洒满了整个屋内，又洒落在妻子脊背上。

王权任村党支部书记 10 年来，妻子的心整天吊着，生怕惹是非得罪人，她和丈夫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时候很少。

王权靠在墙上抽烟，一支接一支已是第三支了，目光痴痴望着眼前的烟圈，慢慢地烟圈里显示了县乡清财小组来村后的一系列情景……不管怎么说，他被停止工作了，真假请客送礼的白条子真不少，都由他签字批的。可是现在办事小手小脚行嘛？王权不知考虑过多少次，做事难啊！按党性党纪说是领导负主要责任，这点王权承认。可他思想解不开的疙瘩是有人无中生有编造出了新闻，说他和本村妇联主任王清华有男女关系，说得活灵活现，把王权气昏了，直哎声叹气。他又想，能堵住谁的嘴？他愿说就让他说去吧！一会儿他眼前又浮现出隔壁侄子胜杰来，乡党委任命胜杰代理党支部书记，全村三千口人，九十一名党员，交给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真有点不放心……

挂钟和雨声嘀嘀嗒嗒，屋内寂静，妻子望望王权的面颊，消瘦了好多，她用手轻轻摸着王权的胳膊胡子问：“哎，你多长时

间没有刮胡子啦，看那狼狽样！”他用大手攥着妻子的手说：“半年多了。”他真不知道在忙什么，整天东奔西跑，他对妻子的温存太少了，他把“家庭”这个概念都淡忘了。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没有少费心血，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办了一个塑料加工厂，一个面粉加工厂，三年来经济效益翻了一番，70%的农户买了电视机，30%的农户添了高档家具；家家户户浇地，照明所用电费村委会包到底。全乡10个村，他们属于拔尖村，受到县委、市委多次表扬和奖励；王权两次在县电视台上介绍经验，一次受市日报社记者采访，可以说王权是基层干部中的先进人物。如今却被停止工作，他心里如同打碎了五味瓶。一道闪光，天阴沉沉地，他脑子里怎么也脱离不开党支部、村委会的工作，转念又想，咳！躺下吧，一切不必要了。

一声闷雷从房顶滚过，接着雨幕中传来喊声：“胜杰！胜杰快起来！咱们村的库房被水淹了！”

王权神经质地一下坐起来。

妻子忙问：“干啥？”

王权一面拿衣裳，一面对妻子说：“我到村里库房那儿看看去，排水沟被土围了一米多，告诉他们排水沟在什么地方，赶紧挖开，把水排出去，不然库房被水泡倒，几万元的东西就完了。

妻子的右手一夺，攥住了王权的褂子，说：“我看你疯了，人家喊胜杰，你既不是村支书，也不是村主任，你管事还没有管伤！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王权从被窝里出来，蹬上裤子，趿拉鞋急匆匆地走出里屋。妻子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摆出阻挡的架势，指着王权说：“你说出老天爷来也不让你去！”一道闪光照了过来，妻子上前迈了两步站在门口，手里死死抱住王权的胳膊，眼里滚出了泪珠。

王权坚定地说：“我不是支书，可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万一时间长库房被水泡倒，那损失就大啦！”

“我不听，我不听……”妻子撒泼了，要是平常王权会忍耐一下，而今天妻子的话王权却不能容忍，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直哆嗦，又一个雷声猛烈炸响，同时也涌入了他那有力的手……“去！”妻子被他那只大手推到一边。

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丈夫的一脸凶相，看着丈夫一头扎在雨幕中。

妻子穿起衣服抓起雨衣，也冲入了雨幕中。

送 礼

“去吧。我包好了，两条红塔山，一千元钱，千万别……不然……”妻子再三嘱托。王斌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天黑时，开始下起了小雨。王斌心里咒骂着，这个鬼天气，怎么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呢？

路上的行人很少，王斌一手拎个包，一手撑把伞，弓着个身子走着。一个过路的人瞟了他一眼，王斌就觉得那个人的眼里含着轻蔑的成份。心想：难道他知道我是去送礼走后门么？不会的，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呀！他忙把伞压得很低，加快了脚步。刚走出不远，“咚”的一声，王斌觉得像撞着了什么东西，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尖厉的女高音就传入了耳膜，“瞎眼了！把脸埋在伞里头，是不是没脸见人？”王斌觉得脸上好像火烫一样热。心想：难道她知道我是去贿赂别人么？要不怎么这样骂我呢？但转念一想，不管怎样，倘若这包东西今天晚上送出去了，我的女儿由开不了支的企业单位调入事业保险单位，女儿再也不埋怨我窝囊了。为了……只好厚着脸皮，嘴里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

来到县委机关干部家属院，王斌似乎忘记了刘局长的家门是几楼几号，他在一座高楼前站了好久，最后像念咒似地念出了：“三楼三号。”“对，就是在三楼三号房。”走到三楼，只见一个穿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也像他一样拎着个包，拿着雨伞在三楼走廊里徘徊，他俩一打照面，那位穿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点了